



史記卷之四十八

中行其謀建五國兵為弱

君之聖作樂設列傳第二

帝曰

山

子

王

戰國策文本好  
而太史公儘力  
模寫  
殺事大都具報  
惠王書中此傳  
只是就書中衍  
出稍牽摭他事  
証之殆畧似報  
書註脚也 文潔

史記鈔卷之四十八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  
君之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讀樂毅傳令人頓生肘翼為之憤咽而流涕云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歿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



毅任魏為魏使  
于燕以燕客遇  
之不及報命而  
遽由燕委質焉  
可乎  
言齊強以見樂  
毅之功大用均

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潛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潛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

惜乎毅所說趙  
及楚魏之說不  
傳

護謂總領之  
也

毅能以羈旅入  
燕而連五國之  
兵卒以破齊者  
固其計審抑以

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嚮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潛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潛王之敗，濟西。亾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

並暗伏樂毅書中語案

齊故嘗以兵凌  
五國而乘瑕彌  
釁故也

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  
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  
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  
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  
王歿。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  
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  
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蚤拔者。聞樂毅與燕  
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  
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

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  
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  
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  
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卽墨下。而轉戰逐  
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  
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士卒將失  
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  
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  
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

毅報君書善矣  
惠王書亦自委  
曲懇至足以飾  
前非而動衆志  
用修

文生于辭其辭  
哀真是使人淚  
下不獨崩通主  
父也 文潔

太史公前叙樂  
毅入燕本末甚  
詳故于毅之書  
如對鏡  
功名二字是一  
篇眼目

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奔  
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  
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  
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  
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  
樂毅報遺燕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  
左右之心。恐傷先帝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  
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  
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

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  
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  
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  
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  
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  
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  
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  
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  
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

一、應前叙事  
大呂齊鍾名  
元英燕殿名  
竹田曰篁言  
燕薊丘所植  
植齊土汶上  
之竹

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  
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  
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  
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  
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  
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奔莒。  
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噐。盡收入於燕齊噐。  
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  
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

言先王功大隱  
然以自明 用均

此則所以畜幸  
臣于沒後之理  
文索

見先王之政可  
以世守不宜物  
成而遂背之易  
將更令以自取  
敗也 用均  
慎庶孽者見不  
宜信左右言萌  
謀者見大將老  
不宜輕 用均

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  
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  
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  
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  
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弃  
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  
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  
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  
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

此則所以事先  
王于沒後之心  
文繁

毅留徇五年而  
言即墨不下似  
失之迂且遲矣  
兵聞拙速未觀  
巧之久也恐毅  
亦不能無失矣  
而夏侯玄之言  
語所謂耳熟故  
也

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  
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  
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  
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  
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  
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  
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  
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

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  
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  
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  
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鄣  
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  
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  
恨不用樂閒樂閒旣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  
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  
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



言室家有事不可盡言以告他人謂二子當歸燕不可明燕過而居趙也

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爲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

漢高帝心所嚴事孔子而下信陵樂毅兩人而已

樂臣公以下太史公以文爲戲處於樂氏特明其世系而已然亦太史公故好黃老本旨

鄉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爲秦所滅。亾之齊高密樂一作巨公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史記鈔卷之四十九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

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兩人為一傳中復附趙奢已而復綴以李牧為四人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

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

侯。洗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暗伏閔節趙惠

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

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

須詳太史公以  
四人線索纔知  
趙之興亡矣

當時趙君用人  
如此之審宜秦  
之不敢加兵也  
用修

只此一事其人  
忠智具見有情  
有味傑賢固具  
眼趙王諸大臣  
亦具耳 文潔

趙王知相如之  
必能完璧乎曰  
不知也相如能  
知秦之必歸璧  
乎曰不知也然  
則何以使之曰  
相如以效殉葬  
趙王以意氣任  
相如璧完而相  
如歸趙重矣璧  
不返相如死之  
趙亦重矣國勢  
之重輕于是係  
焉是行也良亦  
幸哉雖然璧之  
重不重于相如  
為一璧而失相  
如是以士子教

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  
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  
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  
嘗有罪竊計欲亡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  
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  
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  
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  
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  
而求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

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  
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  
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  
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  
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  
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  
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  
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  
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

也士止則國隨之何璧之守哉  
古人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予亦曰國無冢得璧其冢趙王知是庶幾免夫國賢  
寫相如意秦王狀煞有精神兼扮兼說 文索  
到此時非相如不能為此光景非太史公不能描寫此神色

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疆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

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戒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

三度字相應

着趙使者三字  
便濃有色 文潔

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  
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  
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  
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  
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  
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  
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  
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  
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

嘻驚而怒之  
辭也

收語是前語有  
致 文潔

本朝于尚書之  
難也先本此

相視而嘻音希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  
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  
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  
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  
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結案秦亦不以城予趙趙  
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  
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  
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  
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

兩人大計 敗秦有識 克之  
 相如渑池之會 如請秦王擊缶 如召趙御史書 如請咸陽為壽 一、與之相匹 無纖毫挫于秦 一時勇敢之氣 真足以視秦人 之魄者太史公 每于此等處更 著精神 以棟 旣瓦器所以 盛酒漿秦人 鼓之以節歌 也

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  
 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  
 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渑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  
 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  
 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  
 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  
 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  
 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  
 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

王摩詰詩如畫

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  
 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  
 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  
 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  
 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  
 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  
 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  
 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  
 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

兩人相影處鈔

以相如之賢猶  
出身宦豎及使  
虎狼之秦如視  
嬰狹顧避廉頗  
者重趙故也相  
如所見豈下廉  
頗哉

以下錯記廉頗  
相如功業

此傳只叙相如  
完璧擊甕二事  
而廉頗獨以戰  
功稱最却于始  
末處略叙數句  
見之極得錯綜  
輕重之法以標

趙奢名將又括  
代頗趙敗義亡  
故附入之丙仲

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  
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  
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  
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  
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  
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  
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  
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  
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

借前案反說

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  
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  
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一篇領袖

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  
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  
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  
秦軍闕。與下。

借前案後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  
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

此傳前叙趙奢  
事後段叙括之  
死于秦頗之奔  
於魏以附之摠  
見趙將亡之兆  
云以棟

兵法曰能而示  
之不能

不欲人諫者絕  
軍中諱言也

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賢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賢，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賢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

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



厚集其陣者嚴  
肅其部伍使敵  
不得卒犯也戒  
當卷甲而趨之  
後也  
據高以陵下勢  
順而便利也

三人同功一體

按相如與括毋  
所論各據其一  
短相如謂括不  
知變合毋謂括  
惟利私家夫變  
合不知必無勝  
美私家利則不  
能與士卒同甘  
苦此括所以不  
可將也趙王不  
聽固款用之遂  
使數十萬生靈  
悉塗炭於長平  
之下而趙危  
矣吁信問之害  
可勝懼哉以棟

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  
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  
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與頃同後令邯鄲  
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  
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  
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  
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  
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  
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

已歿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  
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  
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  
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  
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  
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  
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  
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歿  
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

伏案冷語

總挈

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不如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旣代廉頗。

暗伏後案

以下廉頗本末  
當入廉頗傳而

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亾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

渡案

顧入此者以趙  
將自奢而下次  
復廉頗：廢用  
括：死復廉頗  
頗去復樂乘：  
與頗走復任李  
牧此趙始末次  
第而又以前廉  
頗蘭相如者兩  
人為一傳故不  
及併入也

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

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不。廉頗之讎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者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項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於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

却以冷語收煞  
妙用脩  
此傳叙趙之存  
亡係相如頗牧

之去留生死故  
言李牧誅及王  
遷虜以終之  
丙仲

看他不要

用怯作波 文潔

李牧日擊數牛  
享士而不敢用  
雖王讓之如故  
及使他人代之  
再至亦如故約  
兵法云守如處  
女距如脫兔牧  
其庶幾 季默

能破敵擒將  
者賞百金穀  
能射者  
觀人民滿野固  
知聶翁壹謀疎  
文潔  
委恣其殺掠  
也  
張左右翼兵  
訣之最也  
檐襜胡地名

即頗傳中語脉

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作幕為士卒費日擊數牛  
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  
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  
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亾失然匈  
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  
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反前作影歲餘匈  
奴每來出戰出戰影數不利失亾多邊不得田畜復  
請李牧李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  
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

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應終以為怯邊士日  
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  
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  
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  
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  
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  
騎滅檐襜音占藍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  
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亾入  
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

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  
晉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  
破秦軍。走秦將栢齧音蟻，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  
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  
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  
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  
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  
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  
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小論中不入牧  
何也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而難也。處死而難，方蘭  
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  
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  
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史記鈔卷之五十

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以不見知三字  
起文字自當如  
是師望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潛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王出奔。已而保莒。

伏後案

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

音衛

走爭塗。以韉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卽墨。

前言不見知後  
叙單所以見知  
處何等曲折何  
等照應

列傳

列傳

卷五十一

田單

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

看來此一計又

怒齊懈燕之張

本克之

兵威在不測

田單將兵起自

市伍故必為計

以自神與陳涉

吳勝之意同

食必祭以致鳥

驚又設為神師

雖近見戲然先

以疑似置人心

腹中故夜見火

牛龍文足以駭

動而取勝耳此

田單之本意也

子瞻

何等鼓舞克之

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

何等激發 克之  
單守即墨使妻  
妻編于行伍間  
此李同教平原  
君之故智也  
東萊  
強示之弱

懈然後擊之

火牛計固奇然  
以齊人之怒燕  
師之懈故以此  
取勝耳太史公  
寫得節次委曲  
師望

亂而取之  
粧點聲勢如聞  
如見令讀者意  
氣踴躍 文索

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  
修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  
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  
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  
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  
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  
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  
毋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  
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

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  
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  
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  
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皆死傷五千人因銜  
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  
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  
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亾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  
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亾卒至河上而齊  
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



言兵始如處  
女之軟弱則  
敵人輕侮開  
戶不為倫

論後更復假此  
正所謂浮雲斷  
雁者

太史公作列傳  
七十傳節義者  
僅伯夷耳若豫  
讓則以入刺客

若王蠋則以附  
見齊田單傳後  
豈數千百年之  
間義士忠臣凋  
喪至此耶太史  
公所嚮慕者在  
彼而不在此故  
遂零落也悲夫

觀所叙王蠋事  
則是以齊存亡  
繫一布衣其推  
蠋至夫孰謂太  
史公退節義耶  
用均

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

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

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湣

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嫩之家。為人

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

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

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

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

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

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

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

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

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

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

歿。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

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史記鈔卷之五十一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

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一篇領袖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

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

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

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

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

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

倣儻卓異也

仲連有儀秦之材而近道者也  
彼其智不款以  
富貴害生也又  
不欲以生掩名  
元美

及傳  
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爲帝。已而復歸帝。  
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  
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  
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  
適游趙。會秦圍趙。聞趙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  
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  
亾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  
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  
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

以上並客案

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  
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  
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  
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  
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  
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  
原君曰。勝旣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  
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  
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

鮑焦周時隱者

仲連不肖帝秦是戰國一大節目

使梁助者反言以發其端最妙用均

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晉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歿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

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歿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

謂寢苦居廬也

斬也

買烈王后

車重語以見奇  
文崇

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歿。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

此一言其力千  
鈞。方見能烹醢  
梁王也。用均

論不肖帝秦乃  
見名義克之

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機。親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歿。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歿。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歿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

激昂慷慨維懦夫吐氣矣用均

到此繞折破新垣衍之心衍庸下人也雖觀國利害猶未切已至于寵辱予奪言彼方懼而驚拜也兩仲

仲連以布衣羈旅之士一言而存孤趙卻虎狼秦彼操音節立名所至而功見言信匹夫之澤豈盡出顯者下哉伯玉

死傳

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時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

暗指衍

暗危新垣衍

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賢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

川傳

卷五十一

魯仲連

五

魯連遺燕書不  
如陳餘遺章邯  
書

辭儘工意則不  
甚奇頗似有意  
為文謂為擬作  
近之 文潔  
遺燕將書意指  
不合大義猶然  
戰國氣習耳  
克之

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  
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  
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  
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亾聊城而威不信於  
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  
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  
死生榮辱。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  
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  
之心。以為亾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

明燕之危救

猶燕他將之失

推聊城之守之  
得

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  
成。楚國之形危。齊弃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  
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  
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  
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  
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  
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  
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  
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

此下云云皆誘  
惑燕將之詞非  
實事也

此作無言若  
無還燕意則  
捐燕而東遊  
於齊乎蓋開  
之降齊也  
魏冉封陶商  
君封衛

荆淮海岱燕  
齊之間罵奴  
曰臧罵婢曰  
獲

反外之心。是孫臧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  
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  
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  
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  
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誘之降齊○  
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  
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  
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  
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

其鈎。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  
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  
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  
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  
不耻身在縲繼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  
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  
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  
戰三北。而亾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  
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



枝猶擬也

戰國士有二其一儀秦輩扶勢權為厚利者也其一魯連虞卿好急難輕爵富為名高者也約之于義雖不敢知然而仲連超出遠矣 用均

弃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亾。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亾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弃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

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歿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嘗以為然。徒虛語耳。

鄒陽本不足傳。太史公特愛其文詞。故采入焉。傳然予首尾按之。並隻言斷簡。而其旨多嗚咽。故愛之者易也。此文如刻錦剪翠。應德。

此體古所未有  
獨起此格所以  
比物連類蓋情  
至寔迫故反覆  
引喻不能自己  
耳

其意悽愴其辭  
瑰瑋其氣豪宕  
真千古奇作誰  
使字太多間有  
重複然急迫中  
求動人主言之  
不足故重言之  
要自不為冗史  
公美其比物連  
類誠然大約微  
似賦體耳文繁

引事既既有信  
自篇首至尾少  
加憐焉總是言  
忠而無報信而  
見疑之意文繁  
懲忠信之受禍  
則宜隱文繁  
自諺曰至豈足  
道哉總言白頭  
如新傾蓋如故  
之意文繁

駛驥良馬也

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  
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  
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  
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衛  
先生荆軻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  
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  
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  
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  
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

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  
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  
藉荆軻。晉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  
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  
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歿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  
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白  
圭戰亾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  
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駛驥。白  
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

懲疾妬之不容  
則寧隱 文潔

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拆肝相信豈移於浮  
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昔者司馬喜鬻脚於宋宰相中山范睢摺脅折  
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  
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  
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  
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  
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  
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

前面文字凡七  
變至此方收拾  
說歸梁王  
上原無朱象管  
蔡忽出作對似  
格論未是却可  
結 文潔

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  
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  
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  
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  
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  
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  
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  
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

紂剗姪者觀其胎產也

懲有功之受禍則宜隱 文潔

死傳  
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  
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  
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  
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  
用其讎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愍勤誠加於心不  
可以虛辭借也又說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  
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  
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  
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

自明月之珠至末德言無因而結怨先容而樹功意 文潔 言委曲而監戾也

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  
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蹶之  
客可使刺由許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  
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又說臣聞明  
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  
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詭  
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飾也故無因  
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  
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

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  
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  
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  
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  
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  
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  
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七晉竊  
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  
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

阜歷也。養馬  
之器也。梁宋  
齊楚之間。謂  
樞曰阜。  
懲用之。必由先  
容。則宜隱。文潔  
勝母。以其名  
不順也。朝歌  
不時也。

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  
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  
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  
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汗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  
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  
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  
勢之賚。故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  
左右。則士伏歿堀穴巖巖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  
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爲

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太史公以鄒陽附魯連而並傳亦其草處

此論極當克之

史記鈔卷之五十二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以議論行叙事體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

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作騷一節婉雅悽愴真得騷之趣者也  
用修  
此傳大概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原作者也太史公全用其語用均

川傳

卷五十二

屈原賈生

一

以議論入敘事

中

以下並太史公

變調

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謫。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然生也。國風

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久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

以上推離騷本旨

詳張儀始終事  
為屈原諫楚王  
張本

從情狀處只用  
虛字斡旋此叙  
事之妙 文潔

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二水名斬晉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

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



懷王不用屈原之言效于子蘭楚人咸咎焉頃襄不咎子蘭反用之而斥屈原所謂好惡拂人之性者 文恪議論叙事相間法蓋自公穀二傳來 文潔忽又轉到離騷上 應德序事未畢中間復雜以諭斷與伯夷傳略同蓋博之變體也惟伯夷屈原太史所重慕故詳論

之丙冲

伯夷傳議論叙事猶多唯此錯雜 文潔

泄者浚治去泥濁也 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

三閭之職掌王族之姓曰昭屈景 即漁父篇中語

亾。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亾。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

推屈平本意

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亾。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列傳

卷五十二

屈原賈生

四

彈振去其塵也

有情可態可詠

可玩自是詞家

風度 文潔

溫燠猶昏憤也

雜而不亂復而

不歇其所以為

屈乎麗而不能

放而有制其所

以為長卿乎

元美

言人利削方

木款以為圓

其常法度尚

未廢也

效龍格也

羗楚人語詞

言卿何為不

知吾善也

言已才力盛

壯可任用重

載而身陷沒

沉滯不得成

其本志也

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

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

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

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

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

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

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窕

孔靜，幽墨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効志兮。

俛。拙以自抑，利方以為園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

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

大人所盛，巧匠不斷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

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

黑兮。倒上以為下，鳳凰在笈兮。雞雉翔舞，同糝玉

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

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

余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

態也。文質疎內兮，眾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

列傳

亂理也重理  
前意

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  
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  
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  
自彊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  
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  
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嗟恒  
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  
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  
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

千年以來風騷  
一變

未着滅楚有深  
慨漢書劉向傳  
本此文繁

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歿  
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  
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歿屈原既歿之後楚  
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  
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  
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  
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  
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

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

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旣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謹也。」

賈誼用世之才  
耳所爲賦自成  
一家 元美

通人豪士之華  
不窮辭極思然  
亦自爽俊 文潔

給利也

摘詞亦本屈宋  
未第太明白便  
匪騷人之致  
文潔

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  
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  
祥。鸞鳳伏竄兮。鳩梟翱翔。關茸尊顯兮。讒諛得志。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  
莫邪為頓兮。鈇刀為銛。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幹  
弃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  
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  
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  
語。鳳漂漂其高遶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

死傳

至也

音過或不才人

不自得意

謂屈原

轉也

大斲鼻也

較利

輕舉動

音逝

漢也。猶言察也

融明也。燭光  
也。沒溪藏以  
自彌遠明光  
以隱處也  
盤桓不去也  
絲構謔意也  
尤謂怨咎也  
聽謂歷觀也

鱗魚無鱗口  
近腹下  
服不能遠飛  
行不能出域

神龍兮。沕深潛。自珍彌融。燭以隱處兮。夫豈從  
螳與蛭蟻所賢。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  
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  
尤兮。亦夫子之辜也。聽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  
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  
德之險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汗漬兮。  
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河之鱣鱠兮。固將制於螻  
蟻。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鶚飛入賈生舍。止  
於坐隅。楚人命鶚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

潛藏也

遠也

音蟻

音蟻

音盤

謂屈原

且知友

大魚也

歲在卯曰單  
開日施猶日  
西斜也  
情思比前稍從  
顧詞則更加平  
易 文繁

予加美之辭

嬾謂相傳也  
沕穆深微貌  
言理深微不  
可盡言也

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  
辭曰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  
舍止于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  
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  
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  
度兮語予其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  
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  
而還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嬾沕穆無窮兮胡可勝  
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

兵移反

轉也

音密

齊相也靡隨

也古者相隨

坐輕刑之名

糾絞也纏索

也如繩索相

附會也

其氣缺軋非

有限齊也一

云霧味也

天地以下並用

莊子

域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勾踐霸世

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

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

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

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塊軋無垠天不可

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

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

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

為人兮何足控搏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

謂李斯

作鈞轉也

鳥即反

放豎反

何足控搏言

人生無足把

卷五十二

屈原賈生

九

林為利所誘  
林也東西趨  
利也

馮貪也

擗大木柵也  
或或東西也  
言衆懷抱好  
惡積之于心  
意

也 坻水中小洲

意介鯁刺也  
言細微事不

也 意介君心  
釐祭祀福祚

也 宣室未央前  
正室

前席謂移席  
就之也

文帝子名揖

誼傳不載治安  
策是太史陳畧  
處

私兮賤彼賢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  
兮列士徇名夸者歿權兮品庶馮生休迫之徒兮  
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擗  
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  
積意真人淡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  
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  
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歿若休澹  
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  
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慙劑兮

何足以疑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  
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  
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  
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  
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  
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  
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  
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  
王騎墮馬而歿無後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

詳見漢書

音倍

音介

音賸

按馬遷卒于漢武末年此言賈誼至孝昭時列為九卿蓋後人所增耳以棟

轉摺幽耿

此贊志凡四轉而語奇峻

餘亦歿賈生之歿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歿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誼謫長沙不得意投書弔原而因以自諭然說議時人太分明其才甚高其志甚大而量亦狹



